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五十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劉賛化

文選卷五十一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論上

過秦論

賈誼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韋昭曰崤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海

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衡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衡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皋

之險割膏腴之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納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内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于塟此之謂内攻之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

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己求地于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伐之也字林曰最才句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劭滑

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欲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因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于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于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

而救之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史記曰逡巡遁逃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鏑也於是散從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狄虒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

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以馬箠也說文曰振擧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涓木以鞭笞天下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朴說文曰敲擊也苦交切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百越之君俛首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己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鍉箭足也鄧展曰鍉是扞頭戟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鍉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庭中鋒音的鍉或為提鐻音巨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户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户為樞也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氓字氓人也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中皆問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

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故曰猗頓也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埤蒼曰揭立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莊子曰今使民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言曰贏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巨巾不銛息鹽於鉤戟長鎩所介也孟康曰耰鉏柄也張晏曰矜

音槿爾雅曰棘戟也言鉏柄及戟槿也耰音憂槿巨巾切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横上鉤曲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曰謫文厄切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匝也下結切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

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而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埶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王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

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

有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子書曰佛逆也佛扶忽切）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曰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自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湍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

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愉音煦煦況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煦煦和悅之貌也孝經鉤命決曰驩忻慎懼嘔嘔喻喻煦煦與嘔同音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弼同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

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懼敬貌也居具切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損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作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

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馬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

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主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立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

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顔淵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産業者開内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治隂陽和諧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時變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文王曰法寛刑緩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甘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

光地序則朱草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

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閑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遭帝堯也廣雅曰適避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曰蚊蝱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

蝱喈膚蚊亡云切蝱莫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文子曰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紹而傳命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晉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于中牟睹敝冠皮裘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吾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

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年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也

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覿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

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

嫫莫姆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

孫卿子曰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傀古回切

茍有至道

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擇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鶬于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擎擊也擎與撇同也疋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裒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處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

人焉乘輅而歌倚輗王雜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輗者轅端横木以縛軛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闡緩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胸左頭奉之禮文既集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力紀人不識寡見尠聞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

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竝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之也

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齎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噫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

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
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
也於是文侯大悦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
不賢惡能得賢傅遂廢太子訢立中山君以為嗣令吾
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
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
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
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子思子曰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好惡不行則是非不分節
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藴於碔武砆夫凡人視之

怢馬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廣蒼曰怢忽忘也怢他没切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鍊金也金百鍊不耗故曰精鍊也説文曰鑛銅鐵樸也鑛與礦同爪並切巧治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貌也寂寥曠遠之貌也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

以毎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尚書曰廸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廸道也孚信也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恵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户可封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與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孝經子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殆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耇耇之老厖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于中發言為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

厥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則識無緣而妄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荊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鮪鱓並逃九罭䲊不以為虛爾雅曰鮥

鮹郭璞曰今泥鰌也鰌似立切鰌且由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鱓魚似蛇時闡切毛詩曰九罭之魚鱒魴爾雅曰九罭魚網也

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

夷齊已見上文

夫青蠅不能穢垂棘

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壁假道于虞以伐虢

邪論不能惑孔墨令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

爾雅曰董正也

受命如絲明之如綍

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

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毛詩序曰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二客雖窒計沮學與議何傷言二客雖於計窒塞於議沮敗何傷于理乎言未傷也爾雅曰窒塞也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枹孚鼓鏗苦耕鏘七羊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郤克援枹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文學夫子曰

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與音余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烏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蟋蟀俟秋吟蜉浮蝣由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故千金之裘非一

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力也愼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朋

以爲輔佐說苑鄒子曰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晉文公有咎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卻西戎始開帝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婬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予

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

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

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

句踐有種蠡渫庸尅滅彊吳雪會稽之恥

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渫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人曰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

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政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

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即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

燕昭有郭隗樂毅吏破彊齊困閔於莒

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破燕燕昭王怨齊於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菑齊湣王走保於莒湣與閔同

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

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毛萇詩傳

曰樣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内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竝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鋭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

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微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減膳食畢宮觀宣紀曰令太官損膳省宰也又曰郡國宮觀勿復修理省官田損諸苑宣紀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人疎繇役振乏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算繇事又曰遣使者振貸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絰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宣紀曰今繫者或以

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于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恩及飛鳥惠及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雅文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其所臨莅莫不飢慄惛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

征訟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訟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訟章容切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貍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況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令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耀暉洪洞朗天宣紀曰薦

邑之夕神光交錯或降於天或登於地鳳凰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凰集魯羣鳥從之尚書曰鳳凰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紀神雀儵集九真獻奇獸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於郡國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璇璣鈐曰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周公受秬鬯未

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國名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民自正而事自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閘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毛詩曰因時百蠻天性憍蹇習俗桀暴左氏傳曰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憍傲也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

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何旦切鄭玄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郭刈則顛倒殪伊計仆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為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杌士屢犯玁狁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今聖德隆盛威靈外

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史記曰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來降鄭氏曰撣音纏束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典結計沮顏燋齒梟瞷閑翦髮黥首文身裸方果袒徒旦之國編結謂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盖沮顏也燋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盖梟瞷也黥首盖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

喜樂則踴躍于泉中是以刺史感懑莫本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黯不明也烏感切敬遵所聞未赴殫焉於是二客醉於仁義飽於盛德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悦服

文選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二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論上

王命論

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擁隴擁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禹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歷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

讖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虵當徑高祖乃拔劒斬虵後人來至虵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虵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虵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因而祚之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孟子萬章曰堯

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運世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三德之運應錄相次代埤蒼曰崛特起也崛與倔同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劒取天下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不知神器

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饉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也饉或為殣荀悅曰道瘞謂之殣也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韋昭曰短謂裋裋襦也毛布曰褐短丁管切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襦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

有天命不可損益也　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法言曰天因祚之為神明主也　故雖遭羅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　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　又況幺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　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幺麽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幺細小曰麽莫可切爾雅曰干求也　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　廣雅曰駑駘也令謂馬之下者為駑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謂賢驥

者為其一日千里也鷙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史記陳涉曰鷰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胥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楣謂之梁梲侏儒柱善曰說文曰楣析上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楶音節梲之劣切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筲竹筥也受一斗論語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鬻鼎實也鬻與餗同音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

寧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張晏曰册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

由人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莫違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興曰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徵應謂下眾瑞也四曰寬明而仁恕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漢書酈食其欲

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漢書曰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漢書曰高祖西都咸陽戍卒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咸陽高四皓之名割飢膚之愛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後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

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驂乘監諸將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莊子許由曰我為汝言其大略廣雅曰略法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略粗略也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虵之怪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蔭切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漢書曰高祖嘗從王媪武負貰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貰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

顧為箕帚妾也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始受命則白虵分西入關則五星聚白虵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韋昭曰厭合也善曰一豔切而苟昧

權衡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覦欲也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

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魏宗室子孫致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恕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

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

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枚皋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

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

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恩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懾懼也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

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三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

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監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襲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令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其衰也桓文帥禮齊桓晉文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

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漢書曰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亡粉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

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

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匿簡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暨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絶于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埶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至於始皇乃定天位尚書曰天位艱哉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

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周易曰否卦之辭也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于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秦觀周之弊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也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

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恵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法言曰瀰瀰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櫂謂楫也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賈誼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

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闞止為左右相田氏殺闞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紏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

諸公子春秋合誠圖曰誅鋤民害胡亥少習尅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曰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旨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蒼頡篇曰委任之也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史記曰二世齋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遂乃郡國離心衆庶

潰叛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史記曰吳廣爲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吳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劒驅烏集之衆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吐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

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拔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尺土之階繇一劒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盤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東牟朱虛

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

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晁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令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狠由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

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令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賛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班固漢書賛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

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漢書劉向上疏之文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漢書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歎之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

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部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符封列侯部音吾由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埶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秉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

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䇿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張超牋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宗廟焚為灰燼宫室變為蓁藪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王綱之廢絶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兖

豫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爲兗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埽除凶逆翦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因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雒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埶齊凡庶

内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强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賛曰徙吏二千石於諸陵盖亦强榦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内（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

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羣馬故以銜軛喻馬畢志其内未得騁其駿足也

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也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

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尚書曰厥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弈論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愼説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揚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韋弘嗣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晧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論語孔子之辭 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 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

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故能興隆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

決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同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

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

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坪蒼賭賭也睹丁古切賭記被切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買之間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絶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目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絶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棊皆生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劉向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

用兵怯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刼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奕棊進退取與攻刼殺舍在我者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班固漢書述曰蝟玆一人日旰忘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答李陵書曰其于學人皆如鳳如龍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孝經鉤命決曰引興摘暴學管百行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惜愛也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左氏傳宮之奇曰虢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邯鄲淳藝經曰棊局從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鄭玄曰袞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袞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貧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五十三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論中

養生論 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禀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王逸楚辭註曰

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夭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而竟不然者皆夭耳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粗麄也說文曰粗疏也徂古切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廣雅曰較明也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而世皆不

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對顏師古曰浹洽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

公羊傳注曰佳方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荊軻為燕大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荊軻抹瞋目裂眥髮植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溉灌之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

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夫

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氾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田種本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

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别録曰萱草今之鹿葱也

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豘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蝨山乙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麞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頸處險而癭於井齒居晉而黃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

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方言曰延年長也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注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鄭玄曰鬻盬謂練化之鬻今之煮字也香芳

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笑悼

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老子曰未兆易謀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疾迎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晢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

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古犬澮古外而泄之以尾閭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

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曾息曰夫人又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恐兩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為豫說文曰隴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心戰於內物誘其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

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别耳枕音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

營非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識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天德清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内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内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虚室生白向秀曰虚其心則純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工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

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泉也狀如醴酒也美晞以朝陽綏以五弦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若此以往恕可與羡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名應籙以次相代宋均曰運籙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故運之所隆必生

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揆命篇曰蒼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

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响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龍无首吉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之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

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過也其處于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善常用其策為它人言皆不省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令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

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春秋考異郵曰揩之籙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歷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主韓之敗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閉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殽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叕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若天降時雨山川為之出雲也

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佐

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呂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士也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夏氏乃櫝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酈仕溜切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

徵發於社宮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歷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歷數謂天道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

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誅也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遲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誅也尚書大傳曰周人

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靈景周之末王也

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楚秦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言詐偽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曰呂刑靡獘秦法酷烈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之以質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

也孔安國曰閭閭中正之貌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閭閭如也桓子新論曰過絕其端其命在天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睎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言小人之夫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史記曰魯定公

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以仲尼之譏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陳蔡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剌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絶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速矣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

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己韋昭曰封厚也魏志高柔上疏曰三事不使知政遂名偃息養高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

之於夫子而莫敢閒其言論語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閒之言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世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大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纍然則聖人所以為聖

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詘身詘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

采塗其清無不濯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濯人之惡仁也采式甚切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小雅曰迕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前鑒不遠覆車繼軌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

志之思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于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于險塗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蒼頡篇曰算計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徼自遇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

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蒢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蒢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逶迤而仰曰見季子高位金多也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

曰棄予如遺遺鄭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賂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脉脉然自以為得矣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脉謂相視貌也盍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湍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盍知伍子胥之屬音燭鏤力俱於吳而不戒費

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鏤劒名也左傳曰沈尹戍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謚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人以張湯為懷詐面欺使使薄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謚笑蕭望之跋蒲末躓竹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

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死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閴其門也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

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一日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桓子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掬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于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目之娛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

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部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司也

褰裳而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由如雲言多也

椎直追紒而守

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他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紒髮後垂也結即髻字也子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榮角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扱衽曰擷廣雅曰扱插也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貨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也

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

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

風驚塵起散而不止

風驚塵起喻邪積而疊生塵散而不止喻疊生而不滅

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

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

言斧鉞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

名親疎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衆暴寡立天子以齊一之也故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革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

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以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旋璣渾天儀可轉旋鄭

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　莊子曰軸不運而輸致千里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

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下二首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辯亡論上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荅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

政姦臣竊國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紊王室遂卑答賓戲曰廊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北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摧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摧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威稜則夷羿震盪違朗兵交則醜虜授馘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為己相杜預曰夷氏

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遂掃清宗祊補黄蒸禋皇祖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内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禋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大牢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呼交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毛詩曰進厥武臣闞如虓虎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加虎如貔如熊如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戮力一心貫達曰戮力并力也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或師無謀律喪

威稔寇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長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萇弘曰毛其必亡是昆吾稔之日杜預曰稔熟也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曰朕東武節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桓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旨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尚書曰震澤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

周易曰先王明罰勑法趙充國頌曰諭以威德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交御豪俊而周諸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瑜為之傑吳志曰策從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竒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李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害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縶欽辯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輿馬以

巨海為夷庚臧榮緒晉書曰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用集我大皇帝吳志曰推堯謚曰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修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

咨俊茂好謀善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鄭道不應州郡旌命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吳志曰王侍張昭以師傅之禮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見三國名臣頌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

其威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蘄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為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

學知名爲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隲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隲爲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爲丞相誨育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勲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

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爲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工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滑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彊也

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

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性不協俗數犯顏諫爭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

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
權以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風議
奉
使則趙咨沈珩衡以敏達延譽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
奉使魏帝問吳王何等
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
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
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
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吳書
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
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
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
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
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
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
祥協德韋昭漢書注曰歷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
德會稽人也以修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

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脩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禨祆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禍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荊人鬼而越人禨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禨音珠璣之璣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速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

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多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

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謀無遺諝舉不失策廣雅曰諝智也思詰切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漢書晁錯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衆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酈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羽檝萬計龍躍順流羽檝言疾也羽獵曰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銳騎千旅虎步原隰李陵詩曰幸託不貲

軀且當猛虎步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戎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毛萇詩傳曰滸水涯曰許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棄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主徂

于永安宮吳志曰備升馬鞍山陸遜從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馬鞍山在西陵之西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後溺者數千人蓬籠之戰孑輪不返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遣兵逆霸與戰于蓬籠楚辭曰登蓬籠而下隕兮王逸曰蓬籠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奴六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左氏傳曰隱公僻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遂躋天號鼎跱而立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令為天下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跱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西屠庸

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王逸楚辭注曰副裂也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尚書曰班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虎臣殺卒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書伍被曰彊弩臨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飈而奮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亦曰長刃矛刀之類也山列切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

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工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人使子員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珍貴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而押至輶由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輣閑閑字畧作輣樓也晉義曰輣兵車名也蒲萠切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漢書難蜀父老

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大皇既没幼主蒞朝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姦回肆虐景皇聿興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朋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南都賦曰賴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降及歸命之初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召彼故老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荊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

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在朝徒聞唯唯予不聞周舍之諤諤盡規已見上文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經綸三蕃之友時人榮之孫晧以為太尉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吳志曰孫晧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晧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

公

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光沛郡人也孫皓用玄為宮下錄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助此之謂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因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歷命歷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

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以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決辰十二日也決相牒切干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于石頭城吳王孫晧面縛輿櫬降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陽記曰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

之悌垂涕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爲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

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法也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貿易也說文曰詭變也詭與恑同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

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夏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莊子許由曰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智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

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浮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使親以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

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

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

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戰糧具促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為軍後援也

畀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畀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問尋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子廞入質

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

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

前攀持馬鞚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為天下笑乎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

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曰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爾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于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屏氣跼局蹐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募封内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

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

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

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

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

言其規略

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方言曰厭安也於艷切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苦簟如也漢書文帝曰豫建大子謂天下何賈逵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劉兆穀梁傳注曰慊不足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祖脩祖古粗字韋昭漢書注曰祖畧也才古切雖醲化懿綱未遹乎上代杜預左氏傳注曰遹列也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

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守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兹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也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傳北宫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或曰吴蜀脣齒之國左氏傳宫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蜀滅則吴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吴人之

存亡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為與國黨與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減切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鬬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機械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

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大子晋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冦重資幣以誘羣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懸旍江

介築壘遵渚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於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日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

大破敗胥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八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蒼頡篇曰駭驚也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曩日向時皆謂晉劉之世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文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周易曰革卦之辭也玄曰亂

不極則治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周易坎卦之辭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史記魏武侯曰山海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

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攻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遺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于黎元也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

矣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文選卷五十三